

# 汉语方言学会成立大会开幕词

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

李 荣

壹

诸位同志，诸位同行：

今天是汉语方言学会的成立大会，也是第一次学术讨论会。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。

贰

我要对东道主表示谢意。这个要分两层说。第一呢，我代表所有到福建来开会的全体同志，向福建省教育厅、厦门大学、福建师范大学表示谢意。第二呢，我代表所有到厦门来开会的同志——福州来的也在里头了——向今年庆祝六十周年校庆的厦门大学表示谢意。

叁

各种学会、研究会，自从“四人帮”打倒以后，成立得很多。我们这个学会成立得比较晚。晚也有晚的好处。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可以学习以前成立的那些学会、研究会的长处。另外一方面，还可以避免那些应该避免的老套子。最近，有一位领导说，我们的社会风气还没有彻底改变。把这个话用到我们学会上来，就要考虑树立什么风气？改变什么风气？应该做哪些事情？不该做哪些事情？这就要从方言学会的目的来找解答。

肆

说到我们这个学会的目的，这无非是调查方言，研究方言，推动语言学进步，为提高祖国的文化水平做一些工作。

方言是语言的分支，语言跟方言的分别是相对的，很难严格的把两者分开。方言究竟要分歧到什么程度才能成为语言呢？这个一方面有语言本身的标准，另一方面还有政治的标准，历史的标准，文化的标准。不能单纯根据语言本身的标准把方言跟语言分开。比方说欧州的西班牙跟葡萄牙，据说这两个国家语言差别不大，两国人民可以通话。可是大家都承认，西班牙跟葡萄牙说的是不同的语言，两国各有不同的文字跟标准音。汉语分布的地区辽阔，使用的人口众多，方言之间互相了解的程度差别很大。广大的长江以北地区跟西南各省，方言比较一致，通话困难不大。长江以南，京广线以东，方言相当复杂，各地区通话有些困难。比方说，我是浙江温岭人，温岭在宁波之南，温州之北。我从温岭望南走，早晨动身，步行，不使用任何交通工具，到晚上住夜，我就听不懂了。刚到温州呢，同志，还没到福建呢。从温岭望北走，方言就好懂多了。无论好懂不好懂，浙江人跟福建人说的都是汉语的方言，汉语有统一的文字，统一的标准音。

方言的研究就是语言的研究，研究方法大同小异，没有根本的差别。自其同者而观之，研究语言要研究语音、词汇、语法各方面，研究方言也要研究这些方面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自

其异者而观之,语言的使用范围宽,包罗万象,综合性强,研究语言,上下古今各方面都要照顾到;方言的使用范围窄,比较单纯,研究方言着重口头说的,必须特别注重语音。研究方言,最好从自己的方言跟工作地点的方言入手,这样做事半功倍,容易得到语言学各方面的训练。

#### 伍

研究方言首先就得调查,不能用印象替代调查。我说说我自己亲身的经验。我在昆明住了七年以后回家,我很自豪。怎么自豪呢?我自以为乡音无改,回家可以说地道的温岭话。可是我碰到一个温岭人,他说的第一句话,就让我出一身冷汗。我走到县里一个旅馆里头,我跟招待人员说,我要一间屋子,要安静一点的。他说两个字: [·hɔ̃ fɪyɯŋɿ], 折合成普通话就是“好用”。“好”字读短一点,轻一点,有点像入声。“好用”有两个意思:一是就长辈对子弟说,“好用”就是读书用功,办事认真,行为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地方。“好用”还有一个意思,就是北京的“行”。我跟你商议某个事情,你说“好用”那就是“行了”。我说要一间屋子,安静一点的,他说“好用”。我听了完全懂。这两个字温岭人一天到晚不知要说多少遍,但是让我自己在那儿想,没有另外一个同乡在座的话,七年离开老家,我再也想不出来“好用”这两个字。(带便说一下,“好用”的反面是“无用”。子弟无用,是说上学不用功,爱跟人打架,等等。还有人家跟你商议事情,你说“无用”就是“不行”。)方言调查一定得实地调查。比方我是温岭人,温岭是个小县份,明朝成化年间才从黄岩、乐清分出来的。乐清在我们的南边,黄岩在我们的北边。黄岩出橘子,跟福建一样出橘子。温岭话跟黄岩话,外地人听起来差别不大,好像我听泉州话跟厦门话是的,听不出差别来。这个话一说,厦门人非笑不可,泉州话跟厦门话差这么远,你怎么分不出来呢!就像我们那儿黄岩话跟温岭话是的,外地人不能分,本地人知道有差别。要是温岭人充黄岩发音人的话,那就糟糕,准出娄子。方言调查就得讲实地调查,实地记录,认真分析,认真研究。调查要反映实际,研究要打开思路。不能拿自己的印象去替代调查研究。

研究方言第二要开展学术讨论。这点跟研究其他学问一样。独学无友,不容易进步。切磋琢磨,互相提意见,学问才能进步。讨论可以不限题目,大家准备好论文宣读,各言尔志。你讲什么,我们讨论什么。这是一种。我们这次讨论会就是这一种。还有呢,事先选定一个题目,专题讨论。大家分头准备,讨论同一个题目。以后我们也可以组织这种讨论会。专题讨论也好,宣读论文也好,都要求做到不同意见的交换。要是讨论起来,众口一词,这个讨论会就算不是完全失败了,也是大部分失败了。那没有好处,那种讨论不会使人进步。众说雷同,这个会就开不好了。过去,学术界的讨论不够,意见往往走极端,两极分化。一头就是捧,捧得很高;另一头就是骂,骂还算客气呢,利害了就祭起各种各样的帽子。我们这次讨论会就得避免这些。宣读论文要开门见山,讨论要就事论事。不同的意见就说不同,相同的意见就说相同。摆事实,讲道理。不揣摩别人的心理,不故意做翻案文章。这样我们的学问就能进步。“学问者天下之公,见解者人心之异。”这是张相在《诗词曲语词汇释》的叙言里说的话。做学问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。个人的看法不免有些片面性。据说有个故事,是讥笑那个片面性的,说的是古代的波斯有两个勇士,那当然是大无畏的勇士,两个人迎面走来,都看见一个盾牌挂在一棵树上。一个人说好一块金盾牌,另外一个人说好一块银盾牌。说金盾牌的人看见那个说银盾牌的就勃然大怒:“明明是金盾牌,你居然说是银盾牌。”那个说银盾牌的人也不甘示弱。两个人最后就决斗。上帝安排好,两个人都受伤躺在盾牌底下,都能看见同一块盾牌的两面,一面是金的,一面是银的。好了,两个人最后总算知道了,早知如此就不决斗了。无论大事小事,我们这些年吃片面性的亏已经吃得很多了。我们自己得认识我们每个人看问题都有片面性,有局限性,

大家互相配合,学问才能研究好。做学问要容得起人家的批评,说“老兄你这个错了”。这是个寒暑表,是个温度计。假定有人敢于当面说你错了,这就是说他把你的度量估计得很高,总有八九十度。假定人人都不给你提意见,那就表示你这个人缘不好,度量不大,容不得一点意见。你说你那文章就那么盛水不漏,天衣无缝,悬之国门,千金不能易一字。不见得。所以我们得提倡有什么说什么,序跋少加。比方我们的讨论会,发言可能限定十五分钟,讨论可能限定三分钟五分钟。每个人都作序跋,起承转合,太费工夫。最好提倡直来直往的发言,针锋相对的讨论。不见得提意见的人就对,被提意见的人就错。方言这门学问跟别的学问一样,需要有人敢于给别人提意见,有人敢于接受别人的意见。这样开一次讨论会,个人的学问就能有所进步,方言学界的水平就能有所提高。

#### 陸

我们的目的是推动方言的研究。我们的组织机构就得适应我们的目的。这个组织机构是干嘛的呢?是为会员服务的,不是来管理会员的;不是做官的,是幹活的。因此就应该挑些精幹的人出来。年纪大了,你不能让他跑跑颠颠,他吃不消。中央号召四五十岁的人多幹事。我们不能只在口头赞同,还得身体力行,挑一些精幹的人出来幹活。我们已经浪费了十几年工夫。请问一个人能工作几个“十几年”?这十几年不是做工作做老了,而是消耗老了。冷酷的事实是:我们的队伍平均年龄有余,实战经验不足。跟某些国家比较,我们的讲师年龄相当于他们的教授。我们的教授呢,就年龄说,在他们那儿是接近退休或者已经退休了。刚才说我们的学会成立得晚,可以吸取一些教训,学到一些经验。我们不应该轻易评议某个学会如何如何。会开得怎么样,不要旁人指摘,开完会之后,参加会的人自己就说了。如鱼饮水,冷暖自知。我们的机构是办事的,人手必须精力旺盛。不排斥年长的人,多数的必须精幹。名单不宜乎太长。人多了反而不好办事,职员少一点,工作就会做得更好一点。

职员的种类为什么多?职员的名单为什么长?这个问题应该分析。说穿了无非是照顾情绪,请张三当职员,不请李四,怕李四有意见。有了张三、李四、王五,没有赵六,怕赵六不高兴。人多了,名义也就多了。适得其反,照顾其实是最容易得罪人的办法。“你选了这么多人,就是不选我。”榜上无名的人就更生气了。正本清源,挑选办事人员,概不照顾。大家都知道你选的是办事人员,你不选他,他也毫无意见。还有个理由是有的会员心虚胆怯,想请某些人壮壮门面。不选谁谁谁,咱们立得住吗?没有谁谁谁,咱们吃得开吗?同志们,红木的家具有上漆的吗?柴木的家具才上漆呢。归根到底,评论一个学会,要看你出的什么研究成果,不看你的职员名单。只要咱们小心谨慎,认真做好方言研究工作,这个学会就站住了。

#### 柒

要做好方言工作,必须搞好团结关系。总的说起来,方言工作者中间的关系是融洽的。但是不必讳言,这里也有些小问题。同一个地区的几个学校之间,同一个学校里头,同一个系里头,同一个教研室里头,人员间有时有些芥蒂。这个大部分应该归咎于历史的错误,这是过去十几年不应该有的混乱情况留下的后遗症。认识这一点,看事情就看得达观一点。比方说一九六六年,某甲给你贴了大字报,你别记着这个事情。你在某某大学,有某人给你贴大字报。你在别的大学,照样有别人给你贴大字报。那个贴大字报的人,他不是跟你过不去,才给你贴大字报。他要是上了别的大学,他也照样给别人贴大字报。滔滔者,天下皆是也。这不是个人的问题,这是时代的错误。这么想你就不要去计较那个事情了。这个帐算不清楚,也毋须再算了。杜甫《赤霄行》说得好:“老翁慎莫怪少年,……记忆细故非高贤。”

方言研究在分工上也有些矛盾。老兄,石家庄方言我包下了,你可不能研究,你研究就是存心跟我为难。按这个类推的话,普通话研究的人多了去了,只许一家研究,人人都得停工。我的意见不是说你研究石家庄方言,我们所有的人都来研究石家庄方言。没有这个必要,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可能。我是说尽可能安排好分工,有个小小的重复也不在乎。不要认为我是苏州人,苏州话我包下,你们外地人不得问津。不能这样,苏州话很值得研究,可以研究之处多着呢。其他方言也是如此。不能画地为牢,说这一块是我的。两个人两个馒头,一人一个。五个人两个馒头,情况就有些紧张了。现在馒头是整屉的,食堂里的馒头一屉一屉的,你吃不完呢。用不着担心你吃的馒头他给你吃了。有的是馒头。不光是馒头有,还有面粉做后备军呢。我们的汉语有多大面积呀!不要认为我研究了,你就不能再研究了。我们应该想个办法怎样分工,但是不排斥有点小小的交叉,来点小规模的比赛竞争。完全没有比赛竞争,有时候也不好。

还有在资料上也往往发生一些问题。不给别人看资料,反而要看别人的资料,等等。老实说,凡是看见资料就保密的人,一定没有多大能耐。他的能耐就在小本儿上。活的语言那么丰富,你这个小本儿就应有尽有?不见得。不要在资料上闹意见。多做调查工作,提高自己的分析能力。同样的原油,有人只能提炼出二十种产品,有人就能提炼出上百种产品。资料固然重要,更重要的还是分析能力。

还有门户之见也妨碍团结。大家都看得出来,凡是能够自立门户的,都不标榜我这是某老师的真传。这么标榜的倒是有点不太行的徒弟。学问是接力赛跑,徒弟在老师的歇脚点起步。徒弟学会了老师的本事,加上自己的钻研,后来居上,徒弟应该比老师强。要是这一辈的徒弟比这一辈老师弱,那下一辈徒弟又比下一辈的老师弱。那就一代不如一代了。社会是进步的,你要学问退步行吗?这并不是不重视老师。老师是应该尊重的。但是不能顶着老师的招牌给自己打掩护,开口闭口我的老师怎么说。老师怎么说,非得怎么做不可,抱残守缺,不容易进步。门户之见引起无谓的派别之争。打拳不是有派别吗,什么少林寺第几辈的拳师。咱们是一个师父传下来的,他不是少林寺的,是普陀寺的,就水火不相容。我是天南大学毕业的,请来的人都是天南大学的。你是海北大学的,请来的人都是海北大学的。这一段话也许刻画过深,无非是强调不团结的害处。团结搞好,我们的学问才能做好。老搞内耗,对事业不利。要把方言研究推进一步,就得减少内耗,互相开诚布公的讨论问题。我们要开垦的园地很大,英雄有用武之地,完全有条件全面发展,共同进步。

捌

会员是学会的基础。请问没有会员,哪儿来的学会?哪儿来的职员?学会里头的职员——办事人员,我给起个总名叫职员——无论戴上什么衔头,都是为会员服务的,为学会工作的。“民为贵”,这是古人说的;群众路线,这是现在强调的。会员是基础,我的志愿是争取当好一个会员,当一个好会员。最后势必有些人要当选为职员。我建议当选为职员的人利用这个机会给人民服务。同时提醒没有当选的人,不当职员,研究的时间就更多了。那些当选的人想,我有机会给会员服务;没有当选的人想,我有机会多做调查研究工作。这样一想,双方都很合适。我相信,我们一定能够挑选一些精干的人来办事情。人杰地灵,倒过来是地灵人杰。厦门这个地方实在不错。现在是群贤毕至,宾主尽东南之美,在座的人济济一堂。怎么样把方言工作做好,是我们应该集中精力考虑的事。厦门的空气这么好。方言学会的空气也得跟厦门的空气一样好。我这话有不对的地方,有不得体的地方,希望大家批评指正。谢谢大家!